

蒙古統治时期的 俄国史略

下 册

К. В. 巴集列維奇等著

科 学 出 版 社

蒙古統治时期的 俄国史略

丁 著

民族史學研究所專刊

中華書局

蒙古統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下 册

K. B. 巴集列維奇等著

黄巨兴 姚家积 译

科 学 出 版 社

1959

005662

К. В. Базилевич и др.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земель вокруг Москвы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аспад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XIV—XV в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簡 介

本书下册系选译自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苏联历史纲要(14—15世纪)”一书的第一、第二、第四各章,内容是关于14—15世纪期间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金帐汗国的灭亡。这一部分的材料对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俄罗斯部族的发展,以及俄罗斯人民和外国侵略者——鞑靼蒙古人、立陶宛人和德国骑士们——的斗争,作了详细的叙述。

本书在对资产阶级学者和贵族史学家关于消灭封建割据和全国政治统一等问题上许多错误的观点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历史意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使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俄国历史上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所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問題都是渊源于此。这部书根据的材料如各种条例汇编、法典、编年史集成等,都是原始的材料,也是研究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史的重要材料。

蒙古統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下 册

К. В. 巴集列維奇等著

黃巨興 姚家積 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59年12月第一版

书号:1992·字数:210,000

195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3,000

印张:9 3/16

定价:1.15元

目 录

一	史料研究.....	(1)
二	俄罗斯的土地在作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基础和发起者的莫斯科的周围联合起来.....	(24)
	(1) 俄罗斯的土地在莫斯科周围联合起来的开始。 13世纪末至14世纪头半期莫斯科公国的加强.....	(24)
	(2) 14世纪后半期作为俄罗斯国家中心的莫斯科的政治意义的增高。俄罗斯人民反对鞑靼蒙古统治和立陶宛侵略的斗争.....	(51)
	(3) 俄罗斯的土地在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的进一步的政治联合.....	(87)
三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俄罗斯的国际形势.....	(106)
	(1) 15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土地的政治联合.....	(106)
	(2) 罗斯从鞑靼蒙古的压迫中获得解放.....	(126)
	(3) 罗斯向乌拉尔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推进.....	(133)
	(4) 15世纪 60—80 年代俄罗斯政府的对内政策.....	(141)
	(5) 俄罗斯(大俄罗斯)部族的形成.....	(164)
	(6) 15世纪后半期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	(175)
四	金帐汗国的崩溃。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克里木、北部地区、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和远东地区的各族人民.....	(188)

(1) 金帳汗国及其崩潰.....	(190)
(2) 伏尔加河流域和烏拉尔地区的各族人民.....	(206)
(3) 克里木.....	(234)
(4) 北部地区的各族人民.....	(250)
(5) 西伯利亚、中央亞細亞和远东地区的各族人民	(260)
五 結論.....	(283)
譯后記.....	(287)

一、史料研究

14—15 世紀这一时期是东北罗斯的土地在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莫斯科的周围联合起来的时期,是俄罗斯(大俄罗斯)部族形成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建立的时期。

貴族-資產階級历史家解决关于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和意义的問題的企图归于破产,是因为他們沒有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忽視了俄罗斯人民是历史进程的动力;他們把政治史和社会經濟史割裂开来,对国家主要的階級任务——为了少数剝削者的利益箝制大多数被剝削者——加以掩飾,而提出国家非主要的职能——保卫領土不受外来敌人的侵犯——来作为其主要的任务。貴族-資產階級历史家抛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史的研究,把俄罗斯土地的联合和国家机关的中央集权化当作是諸侯活动的結果,或者当作是良好的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結果,以为莫斯科——未来俄罗斯国家的中心——是在这种良好的地理条件中才得到发展的,所以他們不能够表明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深刻的进步性。最后,貴族-資產階級历史家在論及俄罗斯国家的时候,不愿意重視为大俄罗斯人民所統一的許多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18 世紀进步的貴族历史家 В. Н. 塔齐舍夫(Татищев)是专制政体的思想家,他把 15 世紀末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看作是古代俄罗斯君主政体的恢复(依万三世[Иван III])^①“恢复了过去垮了台的

① 是 15 世紀下半期的莫斯科大公,在他統治时(1462—1505),莫斯科大公国几乎兼併了东北罗斯的全部土地。——譯者

君主政体”)^①。

Н. М. 卡拉木津 (Карамзин) 按其思想体系来说是拥护保皇党和农奴制度的，他在拟定俄罗斯历史的分期时是以这种立场为出发点的，就是说“俄罗斯是建筑在胜利和独裁上面的，曾因各种各样的统治而亡，而由于英明的专制政体得救”^②。他的历史分期方案中的第一个时期，上面已经指出过^③，就是“从留里克 (Рюрик)^④”到依万三世这个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之内，卡拉木津又分为若干段。最初，俄罗斯“是由一长制所产生的，并因此而受到颂扬，在力量上和国民教育方面不逊于最早的欧洲强国”。以后到了“列国时期”(«удельный период»)，即“我们的祖国被分割和内战”的时期，而有一个时候拔都的侵略“颠复了俄罗斯”。

恢复“一长制”的功绩落到依万三世的身上。照卡拉木津的话说，从他成为大公之时起，“我国的历史就具有真正的国家的体统，历史上记载的已经不是诸侯的无谓的争吵，而是得到独立和尊敬的王国(царство)的事业。各种各样的统治和我国的屈从的地位都一去不返了；强有力的、对欧洲和亚洲来说宛如崭新的一个强国形成起来了，欧亚诸国诧异地看着它，在自己的政治体制中对它给予卓越的地位”。在这个唯心主义的方案中反映了保守的拥护农奴制度的贵族阶级的阶级立场，把历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归功于诸侯中的国事活动家，而把人民看作是消极力量：“人民仍然拘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但是政府却已按照受过教育的人所订立的规则

① 塔齐舍夫：“俄罗斯历史”，莫斯科，1769年，第1册，第2篇，第541页。

② 卡拉木津：“古代和近代俄罗斯札记”，圣彼得堡，1914年，第10页。

③ 参看“苏联历史纲要(9—13世纪)”，第1章，第1节。

④ 神话中的王。据传说，第9世纪中叶，留里克盘踞从北方到德聂伯河要冲之地的诺夫哥罗德城，立国称王。——译者

在行动了”^①。

俄国资产阶级史学一直是采取唯心主义的立场，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力量，所以在他们对国家的政治统一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的理解中，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作为国家中心的莫斯科之发展的地理条件上，特别是放在决定其贸易作用的条件以及对外政策和军事史的事实上。对历史研究的这种见解，和贵族史学的代表人物所抱的观点比较起来，确实是进步的。但是，如上所述，资产阶级著作者们和贵族历史家一样，他们对封建割据时期和克服封建割据时期的见解是以唯心主义的前提为出发点的。他们把彼此之间密切联系着的两个问题：关于消灭封建割据和全国政治统一的总的原因问题和关于莫斯科上升为俄罗斯国家的首都的原因问题，仅仅归结为作为政治中心的莫斯科所起的作用一个问题。他们对贵族史学把诸侯统治者中的个别代表人物的活动的意义提到首要地位引起的反应，表现在若干资产阶级著作者们几乎完全否认了莫斯科诸侯所起的作用。

Н. В. 斯坦克维奇(Станкевич)在“关于莫斯科逐渐上升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指出，促进莫斯科上升和加强的因素有四：第一，他提到地理条件，也就是莫斯科处在东北部中央的地位，这就使莫斯科侯国比较安全，可以免于鞑靼人的侵略，同时把居民都吸引到这里来，造成四方辐辏的情况。第二，照斯坦克维奇的意见，莫斯科能够靠着它的诸侯征收鞑靼的贡赋而致富。第三，斯坦克维奇提到总主教——他们的驻在地是莫斯科——所起的作用，以及第四，莫斯科诸侯的政策。斯坦克维奇正确地指出了促进莫斯科兴盛的

^① 卡拉木津：“俄罗斯国家史”，第2册，圣彼得堡，1842年，第5卷，第213—215张；第6卷，第6张。

許多条件，但是他在研究这些条件时却脱离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这一总的問題。斯坦克維奇的著作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决定了以后的資產階級著作者們的观念的①。

C. M. 索洛維約夫(Соловьев)企图用唯心主义的立場来了解历史过程的規律性，他对俄罗斯历史的分期是以两个“原則”、即旧的“氏族的”原則和新的国家的原則斗争的概念为出发点的。索洛維約夫說道：“到了15世紀，氏族的諸侯关系應該让位于一长制”②。索洛維約夫強調說，莫斯科在联合俄罗斯土地上所起的作用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俄罗斯国家地区历史地分为各部分是以各个河流系统为先决条件的。显然，各部分的大小是和自己的河流区域的大小相适应的：由于伏尔加河地区比所有其他河流的地区大，因此莫斯科国的地区必然是比俄罗斯所有其余的地区大，而較小的地区自然就 and 較大的地区接連起来了；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無論是諾夫哥罗德湖沼地区，無論是白罗斯(Белая Русь)③，無論是小罗斯(Малая Русь)都同莫斯科国銜接起来了”④。索洛維約夫和斯坦克維奇一样，认为莫斯科侯国作为逃避韃靼人侵略的庇护所而起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他指出，由于莫斯科諸侯采用巧妙的政策对付金帐汗国和利用莫斯科处于商道要冲的有利的位置，莫斯科侯国的国庫的資財积累起来了。

貴族中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党人 В. Г. 別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А. И. 赫爾岑(Герцен)、Н. А. 多勃羅留波夫

① 參看斯坦克維奇：“依万三世去世以前莫斯科逐漸上昇的原因”，載“莫斯科大学学报”，第5篇，1834年，第29—55、247—279頁。

② 索洛維約夫：“从古代以来的俄罗斯史”，“公益”出版社，第1册，第1343張。

③ 即別洛魯西亞(Белоруссия)。——譯者

④ 索洛維約夫：“从古代以来的俄罗斯史”，第1册，第24張。

(Добролюбов)、Н. Г. 車尔尼雪夫斯基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的著作,代表了19世紀俄罗斯史学的进步趋向。

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虽然和专制政体和为君主制度作辯护的官方的貴族史学作斗争,却不能理解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进步意义。但是他們中有一些人指出了莫斯科大公政权在消灭封建割据的斗争中的活动。Н. И. 屠格涅夫 (Тургенев) 认为依万三世的治理公国是“俄罗斯独立自主和外表宏壮的幸运时代,因为取消了封邑甚至对俄罗斯是一番善举”^①。

別林斯基提出俄罗斯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谈到封建割据时期的历史时,別林斯基強調指出,諸侯之間的斗争首先对人民大众带来了損害。別林斯基了解到:农民是处在依附于地主的状况,而地主的政治作用是建筑在压迫农民之上的^②。別林斯基写道:“地主的权利是封建时期的灵魂,而当时的諸侯是一种出身于同一家族的地主;他們的波雅尔是一种自己家里的家属 (домашние люди),而平民則是农民”^③。

別林斯基強調指出了联合俄罗斯土地和建立統一的俄罗斯国家的过程的进步性。他指出,“共同的灾难”,即韃靼人的压迫,“逐漸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培养出同血統、同信仰的感情;由于莫斯科順利地經受住和梁贊以及和特維里的爭执而逐漸提高自己的地位,諸封建侯国相应地随着削弱了。大公漸漸地变为地主的君主,同时专制政体代替了宗法地主的权力”^④。

① “屠格涅夫諸兄弟的手札集,第5册,Н. И. 屠格涅夫的日記和信件”,第3卷,彼得堡,1921年,第123頁。

② 参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405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

如別林斯基所說，俄羅斯國家是在俄羅斯人民為爭取本身獨立而和韃靼人的統治作鬥爭的條件下形成的。別林斯基嘲笑了斯拉夫主義者（славянофилы），諷刺地表述了他們的觀點；如果按照他們的觀點，就是說“迦勒迦河一役、頓河之戰、立陶宛的侵略、以及最後的天之驕子（拿破侖——原書編者）侵入俄羅斯，都沒有使我們犧牲一滴血，而我們光用眼淚就擺脫了他們，我們沒有戰鬥，只是哭泣”^①。

別林斯基把這些反動的說法和自己對於俄羅斯歷史的理解、和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理解加以對比以後，寫道，俄羅斯人民在和外國侵略者鬥爭中“鍛鍊了自己的力量，樹立了自己的國家的觀念”，從而保證了俄羅斯人民的民族獨立。別林斯基着重指出了羅斯和韃靼人進行鬥爭的意義。他和斯拉夫主義者辯論道：“我國的封建時期與其說以順從而顯著，不如說以自大和好鬥而著稱……德米特里·頓斯科伊是用寶劍、而不是用溫順對韃靼人預言了他們對羅斯的統治即將完蛋。依萬^②三世和四世兩人都是被人起綽號叫作‘雷帝’（«грозные»）^③的，而不是以溫順著稱於世”^④。

別林斯基強調了莫斯科作為俄羅斯國的“中心和首都”而起的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9卷，聖彼得堡，1910年，第467頁。

② 原文為 Иоанны 應譯為“約翰”，但在俄文中 Иоан = Иван，故仍作“依萬”。——譯者

③ 照原文直譯應作“嚴厲的伊萬”。依萬三世（1440—1505）把星散的各個侯國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頑強地使俄羅斯國加強起來。他对自己的臣屬很嚴厲，牢牢地掌握着政權，並知道怎樣使人怕他。依萬四世（1530—1584）是以“雷帝”稱號載入史冊的。他的殘暴性使當時的人特別感到驚奇。有一次他在盛怒之下竟以王節把自己的長子依萬太子打死了。在民歌和童話中至今還保存着依萬四世是一個懲處領主叛徒的極嚴峻的沙皇。——譯者

④ “別林斯基選集”，莫斯科，1947年，第551、552頁。

卓越的历史作用。我們在他的一种說法中找到对莫斯科的一个恰如其分的頌辞,即如他所指出的,莫斯科具体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的力量,他們的爱国主义和勇敢精神。“严酷的天空使它^①睜开了幼稚的眼臉,放肆的暴风雪为它唱着搖籃曲,而兇恶的严寒却鍛鍊了它的身体,使它健康和堅強”^②。

別林斯基在对封建割据时期予以总的評價之时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統一的俄罗斯国的条件形成起来了。他指出,“封土时期”(«период уделов»)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其时这个剛誕生的巨人(великан-младенец)用割据的方法分散在四方,在……世界上占据較多的地方,以便有朝一日使他能够不断扩张和到处漫遊……”^③。在別林斯基的著作中,当然沒有揭露那些导致消灭封建割据和形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經济过程。但是,他在这一問題的說明中充滿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对俄罗斯人民的热爱,这种說明瓦解了官僚-貴族资产阶級史学的基础。

A. И. 赫尔岑表明了莫斯科在联合俄罗斯土地和消灭封建割据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写道,莫斯科是“一个中心点,全国各个不同的部分都傾向着它并在它的周围固定起来”^④。赫尔岑也指出了莫斯科大公国当局采用的統一政策的进步意义:“聚集全国各个部分的思想是从依万·卡里达开始的所有莫斯科大公的指导思想……”^⑤。

別林斯基和赫尔岑的进步的历史观点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多

① 指莫斯科。——譯者

② “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264頁。

③ 同上,第4卷,圣彼得堡,1901年,第42頁。

④ “赫尔岑全集”,第8卷,彼得堡,1919年,第32頁。

⑤ 同上,第6卷,彼得堡,1917年,第317頁。

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們和別林斯基一样，认为历史学的任务首先是研究人民的历史，而不是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并且用这种观点批判了貴族—资产阶级历史家关于封建割据时期的著作。这一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着索洛維約夫的。索洛維約夫在材料的收集和綜合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并且他在著述中还是以历史发展規律的思想为出发点的，所以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多勃罗留波夫在对索洛維約夫这样一个历史家曾予以公正的評價，同时还指出，在索洛維約夫的闡述中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上，而是放在統治者的代表人物的活动上。多勃罗留波夫在評論索洛維約夫著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指出，这部书的缺点是作者对封土諸侯內战的詳情細节表现了不必要的关心。按照多勃罗留波夫的話說，对“封建混乱局面或甚至其中某一部分的詳細情况”的知識不够，“绝对”不能算是“人类历史知識中的一个空白点”^①。

1860年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杂志上登載了一篇和他的世界观相近的Г. 3. 耶利謝耶夫（Елисеев）（笔名是格雷茨科[Грыцько]）所写的論索洛維約夫的“俄罗斯史”第7—8卷的論文。批評者认为，索洛維約夫作为一个历史家來說，他所感兴趣的是“国家及其領土，而非人民”。耶利謝耶夫說道：“关于人民內部状况和发展的問題总是被認為是可笑的事情，只有在談到大砲、錢币、軍隊等等这些狹小的範圍內才談到這個問題。索洛維約夫先生著的历史也有这个缺点”。耶利謝耶夫責备索洛維約夫，认为他在某些情況下“象卡拉木津一样是自己历史的歌頌者”。如果說卡拉木津“把我国古代的全部生活理想化了”，那

① “多勃罗留波夫全集”，第4卷，莫斯科，1937年，第329頁。

末索洛維約夫就是把“莫斯科政权”理想化了，“而没有注意于莫斯科把俄罗斯土地聚集起来所使用的手段”。耶利謝耶夫在研究索洛維約夫关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过程的叙述时说：“不由你要受騙，而以为人民内部的繁荣和发展也同时迅速地成长起来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①。車尔尼雪夫斯基同样地批評索洛維約夫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化”的拥护者^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多勃罗留波夫认为俄罗斯人民傾向统一的意志是促进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主要原因。这一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没有顾及到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的条件。但是，对人民生活的注意却是宝贵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全国统一的意志比起地方傾向总是占着决定性的优势”^③。多勃罗留波夫也是完全同意这一說法的。按照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說，俄罗斯人民具有“使自己得到認真希求的一切”^④的力量；他們以“自己粗壯的頸項”^⑤忍受住了韃靼大軍的猛烈攻击，以后推翻了韃靼人的統治，并在15世紀末（依万三世时代）获得“民族統一”。

虽然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多勃罗留波夫缺乏关于阶级本质的正确的科学概念，但是他們认为历史过程是社会矛盾斗争的观点是很特出的。多勃罗留波夫运用这一論点来評述15世紀俄罗斯国家之时写道：“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斗争就是历史的整个内容”^⑥。

① “同时代人”杂志，1860年，第84卷，第68—69、71頁。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圣彼得堡，1906年，第293頁。

③ 同上，第2卷，圣彼得堡，1906年，第541頁。

④ 同上，第405頁。

⑤ 車尔尼雪夫斯基：“文学遗产”，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4頁。

⑥ “多勃罗留波夫全集”，第4卷，第267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多勃罗留波夫对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給予了否定的評價。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民族情感的力量”盛大的情况之下,“国家统一对维护国家管理的中央集权化一点也沒有必要”^①。这种說法是由于:革命民主党人和沙皇、地主的国家作斗争使他們得出不正确的否認中央集权国家对整个俄国的进步性。

因此,19世紀头半期和中叶的俄国史学的特征是:关于东北罗斯的政治統一和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这一問題有两派:貴族-资产阶級一派和革命民主主义一派进行着斗争。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提出地理因素是造成莫斯科“上昇”和俄罗斯土地在其周围联合起来的主因这一资产阶級理論,在B. O. 克留契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的著作中得到最大的发展。他写道,“从莫斯科公国存在的最初几分鐘起即致力于促使其成功的历史力量”,“首先”反映“在供应这个城市生长的經濟条件中,而这些条件渊源于俄罗斯人开拓伏尔加与奥卡两河之間的土地以后所造成的它的疆土的地理位置”。按照克留契夫斯基的意見,国内的人口密度、那里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公国收入的增加都是由于地理的条件。

克留契夫斯基是把莫斯科的地理状况和莫斯科諸侯的“家系情况”联系在一起的,莫斯科諸侯属于苏茲达尔侯夫塞沃洛得后裔的年幼的一支,因此沒有可能获得較好的領地,而靠承担着危險通过侵占来扩大莫斯科侯国的領土:“他們仔細地看到不好的东西,就把它撿在手里”。莫斯科諸侯的这种“別出心裁的政策”,照克留契夫斯基的意見,沒有証明他們的卓越的性格、智慧、才干。作者忘却了許多莫斯科諸侯的活动的重要政治性的結果,而認為他們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541頁。

“是以非常固定的中材——不高于中等水平亦不低于中等水平——而著称”，也正是莫斯科諸侯的这种“中材”保证了他們的活动的全国性成就。

同时，克留契夫斯基在論及俄罗斯国家形成之时，不得不強調摆在他面前的对外政策和軍事任务的巨大意义。莫斯科侯国是“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游战斗的大俄罗斯（Великороссия）形成起来的人民的障地。它是在庫里科沃曠野上、而不是在依万·卡里达的聚宝箱中生长起来的”^①。

从索洛維約夫到克留契夫斯基关于联合俄罗斯土地和形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問題的观念的弱点，早在苏維埃以前的史学中，即在 Н. П. 巴甫洛夫-西利凡斯基（Павлов-Сильванский）和 А. Е. 普列斯尼亚科夫（Пресняков）的著作中，就已經从资产階級方法論的立場加以指出了。但是，这两个作者虽然抛弃了“史学的传统”，仍然处在唯心主义的立場。

19 世紀 90 年代，俄国产生了在历史科学中引起革命变革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取决于生产力增长和生产关系改变的俄国历史发展的規律性，对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地主与依賴他們的直接生产者农民这两个敌对階級的生产关系制度給予了异常深刻的評述，并指出了上层建筑的作用。

先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是在和保卫反动的、唯心主义立場的资产階級史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階級史学的代表者巴甫洛夫-西利凡斯

① 克留契夫斯基：“俄罗斯历史教程”，第 2 篇，莫斯科，1937 年，第 6、11—12、14、51 各頁。